

戏剧故事

陈州糶粮

谢悦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

戏剧故事

陈州 粃 粮

谢悦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封面设计 王 建 权
书名题字 马 承 祥
插 图 王 建 权

陈 州 渠 粮

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靛厂印刷厂印刷

字数4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印张2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

书号：10070·156 定价：0.20 元

目 录

一、 巢米	1
二、 虐民	9
三、 告状	15
四、 斥奸	22
五、 牵驴	28
六、 被吊	34
七、 诈奸	39
八、 请赦	45
九、 夜审	50
十、 报仇	56

一、 粿 米

在黄河以南，淮水之北，有一个去处，唤作陈州。这陈州去京师汴梁东南不远，有蔡河与京师沟通。此处地面繁华，物产殷富，也算得个鱼米之乡。不想到了宋仁宗年间，忽逢大旱，整整三年，滴水不降。眼见得沟竭塘干，赭土遍野；田中寸草不生，颗粒无望。豪门权贵，不晓民间疾苦，只知饮酒作乐。更有一班贪官污吏，鱼肉平民，横行乡里，闲常下得乡来，便要搜刮民膏民脂，税赋差徭，催逼无度，哪管黎民死活？可怜这陈州一带百姓，遭此天灾人祸，衣食无着，生灵涂炭。但见那村落之上，舍无炊烟，户无犬吠，盈道饿殍，遍野哀鸿：一派凄凉萧索景象。地方官员只得打叠文书，将灾情申报朝廷。

文书行到京师，一员大臣接着。这员大臣姓范名仲淹，表字希文，官拜户部尚书，加授天章阁大学士之职。当时得报，即刻启奏皇上。皇上批下御旨，就着范学士会集公卿大臣商议，差两员官吏，到陈州开仓粿(tiāo)米，赈济灾民。其时各地皆有官仓，仓中粮米，非国家急需、皇上御旨，任何人不得动用。此时陈州灾情严重，饥民几至相食，皇上才下了旨意，教将仓中粮米卖与灾民。当时人呼买米叫粿(dí)米，卖米叫粿米。开仓粿米，便是卖出官仓之米。

范学士领了圣旨，便令人知会公卿大臣，到中书省议

事。无片时，在朝诸臣，俱各到来。范学士迎着，入议事厅坐定，便开口道：“众位大人：下官今日相请，只为陈州地方官员申报，道陈州亢旱三年，五谷不收，民不聊生。下官奏闻天子，奉了天子旨意，召集列位大人商议：推选两员官吏，去到陈州开仓粜米，赈济灾民。粮价乃是钦定：五两白银买一石细米。众位大人斟酌，此事可差谁去？”

当下魏国公韩琦，闻言便道：“开仓粜米，乃是国家紧急济民之事。选拔官吏，须要谨慎，未可造次。”

平章政事吕夷简也道：“这话道得极是。此事须选那清廉正直、体恤百姓之人，方可去得。”众人都点头称是。

却说在那众多官吏之中，清正者少，贪虐者多。公卿大臣左挑右选，只是难定其人。正自委决不下，忽听得一人开口说道：“众位大人在上：下官举荐二人，最是清忠廉干，便可差去陈州粜米。”

众人看这说话的人，都吃了一惊：他不是别个，乃是汴梁城内头等权豪势要之人，花花太岁，人称刘衙内的便是。这刘衙内因是皇亲国戚，虽无尺寸之功，却得万户之禄；领了朝廷要职，也不去随朝干事；只在京城内外，引一班狐朋狗友，恣肆横行，为非作歹，全不将国法朝纲放在眼内。打死个把人，只如在房檐上揭片瓦，无人敢问。满朝文武官员，都惧他三分；更不用说汴梁百姓，听见刘衙内的名儿，也觉头疼。

范学士听了刘衙内的话，不敢不应，只得问道：“不知衙内举荐何人？”

刘衙内道：“便是下官的孩儿小衙内，和下官的女婿杨金吾。差此二人去陈州粜米，万无一失。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众公卿听了，人人暗道：“罢了。这刘衙内能荐得什么好人！”范学士心下也自明白，刘衙内举荐的人，如何靠得住？况且荐的是自家人，其中分明是循着私情！只是不好说破，便对刘衙内道：“衙内的两个孩儿，老夫不曾见过。就烦衙内唤将来，与众位大人相见，才好定夺。”

刘衙内道：“这个好办。”即时差人，将他的两个孩儿唤到。却说刘衙内的儿子小衙内，名唤得中。这刘得中与妹夫杨金吾两个，仗着刘衙内的威势，在那汴梁城中，无恶不作。每日价出入酒肆勾栏，吃喝嫖赌；闲常里街头拿粗挟细，放刁撒泼。但见了值钱器物、美貌女子，不问是谁家的，夺了就走。不顺心时，张口便骂，抬手便打。随你在哪个衙门兴辞告状，俱不中用。东京百姓受他一家荼毒，非止一日。这才是青出于蓝，还胜于蓝，小衙内比起他的父亲，更要坏上几分。

且说小衙内、杨金吾到来，刘衙内先迎着，悄声嘱咐道：“今日唤你二人与众公卿相见，拿出些体面来，不要这般缩头缩脑，于我脸上无光。”说罢，亲自领二人到厅上面见众公卿。

众人一见，这两人獐头鼠目，满面奸邪，情知不是良善之辈。魏国公韩琦口直，便道：“见这二人的模样动静，差去代朝廷行事，怕是不当稳便吧？”

吕平章接口道：“柴米之事，最是劳心费力。衙内两个孩儿，年纪尚轻，只恐行不得此事。”

刘衙内闻言，脸上顿时现出不高兴的样子：“众位大人：岂不闻‘知子莫若父’？下官举此二人，再不会出差错。若是学士放心不下，下官就在此立下一纸保状。倘他二人稍有差池，连下官坐罪便是了！”

范学士心中道：“谁能罪得你！”面上不露出来，却转向众公卿道：“列位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众公卿眼见范学士这般，谁敢再有别论？都道：“此事全凭学士主张。”

范学士到了此时，虽是心中不愿意，却也惧着刘衙内威势，不得不允。当下说道：“既有衙内保举，就差他二人去陈州走一遭便了。”

刘衙内见范学士允了，乐不可支，便要打发孩儿去准备。这里范学士叫住道：“且慢，老夫还有话说。开仓粜米，乃是皇恩浩荡，拯救万民，此去干系重大。衙内保举两个孩儿去了，须要与朝廷分忧，奉公守法，体恤民情。切不可玩忽职守，生事害民。”

刘衙内连连道：“不劳学士操心。我这两个孩儿去了，管保玉洁冰清，人人称赞。只是还有一桩：假如那陈州百姓刁顽，不服两个孩儿管辖，却怎生整治？”

范学士道：“此事老夫也得了天子旨意。圣上御赐紫金锤一柄，教粜米之人收藏。遇有不法之徒，就中闹事，便用此锤弹压，打死勿论。”说着，就将紫金锤交与小衙内，又谆谆嘱道：“这紫金锤虽是弹压之物，却万万不可用它任意杀戮，屈害良民。愿此去小心行事，普救众生，勿负皇上之意。”

刘衙内父子三人听了，满口应承。当下写了保状一纸，谢过范学士，这才与众公卿作别，打道回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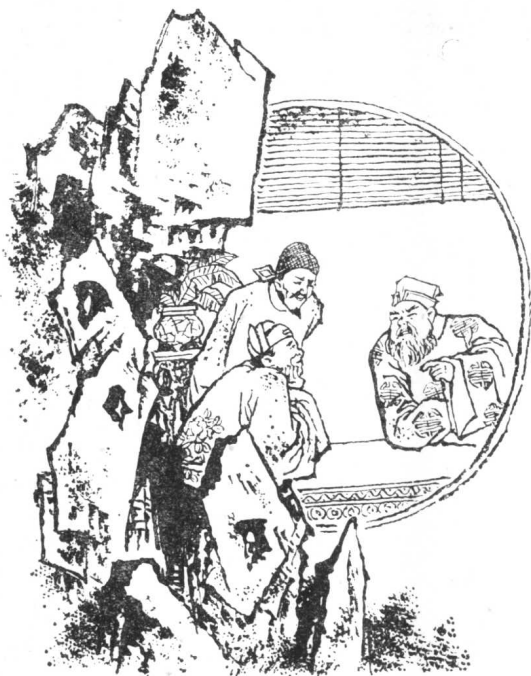
范学士见刘衙内与孩儿去了，对众公卿道：“下官左思右想，终是放心不下。只怕小衙内二人去了，分不得天子之忧，反添了黎民之苦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魏国公韩琦道：“老夫倒有个主意。学士可差两个可靠

的亲信，暗随小衙内到陈州查访。若查得他二人有不法之事，急速回报，这里再一一奏闻天子。”

众人都道有理。范学士便唤过两个亲随，如此这般吩咐一番，命他们速去陈州，暗中查访小衙内二人行迹不提。

且说刘衙内到得府中，见左右无人，唤过小衙内并杨金吾两个，吩咐道：“孩儿且听我说：有道是官职有位，家用无边。我的官位倒也不低，只是家财还嫌有些不足。如今我保你两个去到陈州赍米，为的是替家中捞些油水来。到了陈州，须要见机而作，莫错过发财机会。不是钦定粮价五两白银卖一石细米么？你二人便可私下改作十两银子卖一石米，



再将米中掺些泥土糠皮；称银子用加三的秤，量米用八升的斗：还怕不得发财么？若有刁民不服，现放着御赐紫金锤，打死勿论，怕他不服！便是闹到朝廷，有我在哩，谁敢说话？”

小衙内道：“父亲只管放心。若论克扣百姓，因公干私，我比你还乖一层哩。又有我这妹夫作伴，管教不虚此行！”

刘衙内闻言大喜：“我儿越发有出息了！你二人只今日便动身。此去小心在意，赚得银子，早早还家。”

小衙内领了父命，当下叫人整治行装，领了伴当打手，与杨金吾欢欢喜喜上任去了。

二、虐 民

且说小衙内和杨金吾领了仓官之职，到陈州开仓粜米。当地官员，相率出迎，尽情款待。二人在衙中住下，不去调查灾情，也不去访民苦，却悄悄议定：照刘衙内吩咐，将钦定粮价，提高一倍；准备下加三的秤、八升的斗；又差人到仓中，将粮米里掺上泥土糠皮。预备停当，便着陈州官员，张榜告示，定下日期，令百姓携了银子，到官仓买米。陈州百姓见了告示，议论纷纷：“先曾闻得官家粜米，五两白银卖一石细米，如今怎地改作十两一石？”明知仓官盘剥得紧，人人气愤难平。无奈除却官仓，又无处买米。若不买他的米，拿什么活命？只得硬了头皮，告友求亲，变卖家产，凑得些银两，把来买米。

到得开仓粜米之日，百姓们不待天明，便扶老携幼，挑担负囊，熙熙攘攘，聚到官仓门前。挨了半晌，看看天将过午，才见小衙内、杨金吾，引着本处两个卖米的斗子，举着紫金锤，一步三晃，逛到仓前。斗子慌忙掇过两把交椅，请二人坐定。小衙内便大刺刺地开口道：“买米的百姓听着：我二人奉旨来此粜米，钦定粮价十两白银换一石米。此是朝廷的恩德，尔等须谢过我二人。我这里有御赐紫金锤，若有不法之徒，胆敢就中闹事，只在这紫金锤上理论！”

百姓们闻听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小衙内便令斗子开仓。这

两个斗子，常年粃米，惯会偷漏打尖，虽不得大便宜，也觅些小富贵。又得了小衙内的吩咐，道是有了赚头，小衙内得六成，斗子得四成，早就计算了捞上一把。

斗子将仓门打开，小衙内喝道：“百姓们都靠后！一个个上前粃米，不得乱挤。”说罢，吩咐大斗子掌秤称银，二斗子操斗量米。便有一个上前，先将银子交到小衙内手中。

小衙内捏了银子，斜着眼问道：“这可是你一个人的银子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回大人，这二十两银子是我们三家人合凑的。”

小衙内将银子在手中掂了掂，又用手指弹了弹，便掷给大斗子，口中说道：“此处百姓奸猾，单要防他灌了铅的银子，唤作‘四堵墙’。我在东京干过那买卖，专用‘四堵墙’哄人。”大斗子躬身称“是”，便将那银子，搁在加三的秤上。——何谓“加三”呢？便是那秤砣比一般的大：十两的银子，在他的秤上，只称得七两，这一下便赚你三两。那大斗子用秤一称，便道：“你这银子哪有二十两，不过十四两罢了。”

那人忙道：“罪过！这银子我们称过多少遍，二十两还零着五钱哩！”

小衙内听了，将眼一瞪，手中扬着锤，喝道：“放屁！你敢在我面前放刁，那命还要不要？”

那人见小衙内提锤要打，慌忙道：“别打！别打！小人再添些银子就是了。”

大斗子笑道：“银子不够，早该添上，还生出那么多罗嗦来，快快添上。”

那人无奈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捺着气，又添上一些银子。

小衙内见添了银子，便道：“这也还少些儿，便宜他吧，与他量米。”二斗子便操起八升的斗来量米。——何谓“八升”呢？便是那一斗本有十升，十斗方为一石。他那斗却只有八升大小，量给你一斗米，便赚下两升。就是这样，小衙内还悄声吩咐二斗子：“不要将米量得太满，把斗放斜点儿，米里掏出窝儿来。”二斗子应道：“小人手中紧着哩。”

将米量好，那人捧过一看，哪得两石，至多只有一石五斗。米中又掺些泥土糠皮，拿回家去，再筛筛簸簸，也不过一石。三家人，流血流汗，西凑东拼，二十多两银子，竟换不到一石米。那人有苦难说，叹口气，心中道：“罢，罢！这也是我们命苦，惹不得他。”只得咽下这口气，背着米，含着眼泪自去了。

后面买米的个个如此，眼睁睁被小衙内大秤进，小斗出，七盘八扣，将白花花的银子送了去，却只得些不足量的掺了假的米。小衙内、杨金吾看着那明晃晃的银子，心上欢喜，将兑米的事交付与两个斗子，自家到一边检点银子去了。

却说买米的百姓，你来我往。将及午后，来了一老一少。老的姓张，世代在陈州为农。这张老汉性情执拗，脾气古怪；却又刚直爽快，嫉恶如仇，专好打抱不平。远近人都有些怕他，却也敬他，便送他一个名号，唤作“张别古”。——“别古”乃是古板刚直之意。时间一长，张老汉的本名，倒无人叫了。那少的便是张别古之子，名叫张仁。这张仁脾气与父亲差不多，人便称作“小别古”。倒是年轻之人，心眼儿比老的灵活些儿。父子二人，守着家中几亩薄

田，相依为命，陈州大旱，百姓遭殃，张别古父子自是不免。听得朝廷开仓赈米，张别古便东拼西凑，凑得十二两银子，领了小别古，去官仓买米。

一路之上，张别古想着新下的告示，心上愤愤不平，对儿子道：“闻得钦定粮价是五两白银一石细米；那新来的两个仓官，私下改作十两银子一石。这等贪官污吏，着实可恨！”

小别古道：“父亲，你休要多说了。只为你脾气不好，常日里得罪些人。今日去买米，父亲趁早忍耐些个。听说那两个仓官，乃是皇亲国戚。父亲到得那里，且休要撩拨他。”

张别古道：“我管他什么皇亲国戚！这开仓赈米，是朝廷为了救民。那仓官不思为朝廷分忧，反来假公济私。他不惹我便罢，若是欺到我的头上，说不得要与他见个高低！再不成我便告到官里，哪怕他官官相护，我便拼上老命，与他到朝廷分辩！”

小别古道：“父亲，如今官府，哪有清白的？你便告到朝廷，只怕也不得准哩。”

张别古听得儿子的话，那股怨气，直冲顶门，口中骂道：“有道是‘上梁不正下梁歪’。官府中上上下下，尽都是些偷粮的老鼠，舔血的苍蝇，个个贪得无厌，见财眼开。休道我是个平民百姓，便是一盆水，流到不平地面，尚且哗哗作响。那赃官若是倚势欺人，我怎肯与他罢休！”

小别古劝道：“父亲低声，此话不可被外人听得。”

说着话，二人早来到仓前。众人见了张别古，心中都道：“这老汉来了，他那脾气，必要顶撞仓官，免不得惹出乱子。”人人替他捏了一把汗。

果然不出众人所料。大斗子见张别古上前，便道：“那张老汉，你来买米，先拿银子来称。”

张别古一张口，便没好气：“你须长着眼睛，这里不是银子！”

斗子是本地人，素知张别古脾气，也不与他计较，接了银子，放在秤上一称，便对张别古道：“你这银子，称出来是八两整。”

张别古瞪起眼叫道：“我这里分明是十二两，怎地到你那秤上，便是八两，少了那么多？”

小别古也觉不平，帮着争道：“兄弟，我这银子明摆着是十二两，如何称作八两？你也须将心地放平些。”

二斗子在一旁骂道：“你这厮放屁！我们怎生心地不平？这秤上明明是八两，难道是我们吃了你四两不成？”

张别古气得浑身乱战，指着那秤道：“我知你那秤上有鬼。你若无鬼，可敢教我亲自来称？”

大斗子道：“你这老汉好不懂事。本是你的银子少，倒来一味胡搅。老天在上看着哩！”

众乡亲在一旁见了，只怕张别古一时性起，惹出祸端，便过来劝道：“那老汉，你便自认晦气吧。那两个仓官强横，惹他不得。”小别古也道：“父亲，休与他理论，罢了！”

两个斗子也不再分说，收了银子，便去量米。那二斗子量出一斗，便伸手在米中掏个窝儿，又向外抓出几把米。

小别古眼尖，一旁看出，便叫道：“你那米量好了，怎地又抓出一些去？”

张别古方才吃众人劝住了，此时听得小别古的话，不觉又怒上心头，指着斗子道：“方才银子被你赚去四两，此时量米，你又弄鬼？我看那斗分明是八升的小斗。似你这般左克

右扣，不容人不气！”

大斗子道：“我这两个仓官，是皇上派来的，一向清白如水，与民作主。你道是我们弄鬼，便是与仓官老爷过不去。”

张别古道：“见鬼罢了！说什么清白如水，只怕是见了银子，便还出模样来。”

大斗子忙道：“低声！你这老汉，休要不知深浅。那仓官是权豪势要之人，你敢惹他？”

这里张别古还待分说，却在一斜眼之间，见那二斗子，又将量好的米，向外抓出一些。张别古哪里还能忍耐，一把将二斗子扯住：“你且住着！似你这般搜刮，于天理上说得过去么？”

那二斗子挣着，口中道：“什么天理不天理！我本是奉了仓官老爷之命。你有理，只索与仓官去讲，揪住我做什么？”

谁知不提仓官还好，提起仓官，张别古气便不从一处来，高声道：“你那仓官是什么东西！借粟米为名，来此克扣百姓，残害生灵。百姓一把米，便是全家数口的性命。你那仓官，到百姓口里挖粮，观看百姓性命如同儿戏，真真是害民的贼子！”

大斗子见他吵得凶，拆解不开，忙跑到小衙内面前，躬着身道：“教老爷得知：那边有个老汉来采米，本是他的银子少，却不服气，在那厢骂老爷哩！”

小衙内听得，将眼一瞪：“什么人放肆，胆敢毁骂本官？他骂什么？”

斗子道：“他骂老爷是贼哩！”

小衙内道：“这是你说的么？”

斗子忙道：“不是小人说的，是那老汉说的。”

小衙内道：“将那骂我的拿过来。”

斗子道：“老爷，那老汉不好惹，众人都叫他张别古。”

小衙内笑道：“我怕他什么张别古？有紫金锤哩。我这里一抬手，教他变作张瘪谷。去，将那老的给我拿过来！”

大斗子应着，忙过来道：“那老汉，老爷发怒了，唤你过去哩。”

张别古道：“他便不唤我，我也要问他一声，我怕他怎地！”这边小别古拉扯不住，那张别古怒气冲冲，一径到了小衙内面前。

小衙内见来的是个年过半百的老汉，上下打量一番，慢慢吞吞开口道：“你这老家伙，敢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怎敢出言不逊，毁骂本官！你可知你犯了罪么？”

张别古理壮，答道：“我们百姓买米不易，只求作价公道，怎地就是犯罪？象你们这般假公济私，无视国法，便不是犯罪么？”

杨金吾在一旁道：“这老的胡说。我两个奉公守法，廉明清正。满朝文武，哪个不赞？”

张别古冷笑道：“若那满朝文武都称赞你时，便一个个都是糊涂昏官。”

小衙内道：“你这老家伙忒胆大，竟敢毁骂朝廷。你且去问问旁人，方才买米，谁不是心满意足。哪有你这般撒刁胡缠的！”

张别古道：“百姓分明肚中有怨气，只是怕你两个歹毒。我不怕！”

杨金吾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我两个是大臣保举来的。”

小衙内在一旁道：“休与他闲话。似这等不法刁民，顽